

舌鑑總論

舌白總論

舌乃心苗。心屬火。其色赤。心居肺內。肺屬金。其色白。舌故當舌地淡紅者。無病也。紅潤者。白必滑。傷溫傷熱。紅光必外露矣。是以凡治傷寒。苟能盡解其所傷之邪。而不脫其胎本來之白。此善能使邪正分局。元津元氣無傷焉。其溫病熱病之舌亦必使紅色漸斂漸淡。白胎漸有漸生。此邪熱始得外越。而元陰日漸內充也。當知紅乃藏氣所蘊所發。白為津液所布所結耳。夫傷寒邪犯皮毛。舌上先有白沫。繼則白涎白滑。再後則白屑白砂甚。則白疮白疳。有舌中舌尖舌根之不同。見寒邪入裡之淺深微甚。即元氣之厚薄邪熱之輕重。從此可測矣。蓋舌固心之苗。心屬南方火。其色本當赤。今反見白胎滑甚者。是火不制金。乃水來冠火之象。故稱大病。其寒鬱皮膚毛竅。不得疏通。陽氣不得外發。故惡寒發熱。在太陽時頭痛身疼。項背強。腰脊痛。至陽明經。則有白屑滿舌證。雖煩躁脉如浮緊。猶當汗之。係少陽者。白滑不滑。小柴胡湯和之。胃虛白胎滑甚者。理中湯加桂枝托之。邊白中黃。大柴胡小承氣分輕重下之。白胎亦有死症者。即水來冠火之賊邪也。其溫病熱病實由火燶金傷元陰。告匱劇症藏氣安危。皆闢驗舌虛實寒熱之機。一一分別圖論於左。

舌黃總論

黃胎者。裡證也。傷寒初病無此。邪係少陽亦無此舌。直至陽明府實。胃中火盛。或邪遏胃虛。土氣洋溢。均能見此。有微黃不滑。有深黃胎尚滑。甚則乾黃焦黃也。種種不同。當分輕重治之。夫微黃不滑者。火初入胃。宜清解桔子豉湯主之。深黃胎尚滑者。乃邪鬱胃虛。迫於胃而土氣洋溢也。宜汗解葛根解肌湯。乾

黃邪雖外解。火實內熾。宜白虎湯。焦黃土燥。火炎陰液告竭。宜急下。調胃承氣湯。若濕熱發黃。則目黃如金。身黃如橘。茵陳蒿湯分利之。至蓄血發黃。在上焦。犀角地黃湯中。焦桃仁承氣湯下。焦代於富湯。然必大熱不解。大渴欲飲水。或漱水不欲嚥。及便祕。譏語痞結。自利方可。議清議汗議下。若胃虛黃色外溢。入當補中而佐以和解。大抵舌黃證雖重。廁脈長。是中氣有權為可治。如黃中見黑。脉急弦細。為水土無氣。必不可治矣。

舌黑總論

傷寒五七日。舌見黑胎者。最為危候。邪熱在表。無此如一二日間。獨見黑舌。此心腎之氣敗絕於內。藏之真色。外見於舌。黑獨見而赤不見者。水能滅火。為必死也。若白胎上漸漸中心黑者。是傷寒邪熱傳裡之候。紅舌上漸漸有黑心者。乃濕熱疫癘傳變壞症將至也。蓋舌色本赤。今反見黑者。是水來尅火。水極似火。火過炭黑之理。然有純黑。有黑暉。有芒刺。不膈瓣。更有瓣底紅瓣底黑之不同。大抵尖黑猶輕。根黑最重。如全黑者。總有神丹萬難救療也。

舌灰色總論

灰色舌胎。有陰陽之異。寒熱之辨。直中陰濕。即時舌便灰色。而無積胎。熱傳三陰。必四五日。表證罷而舌變灰色。黃胎也有。在根在尖在中之分。亦有渾舌俱灰色者。大抵傳經熱症。則有灰黑乾胎法。當攻下泄熱。以存其陰。若直中三陰。見灰色無胎之舌。人當溫經散寒。以扶其陽。更有蓄血證。其人如狂。或瞑目譏語。亦有不狂不語。不知人事而面黑舌灰者。當分輕重以治其血。切勿誤與冷水引領敗血入心。而致不救也。

舌紅色總論

紅色者舌之正色也。舌屬南方火。其色本當紅。第紅光外露。不能內藏。斯為有病之舌。夫紅舌是少陰伏熱蓄於心胃。乃自裏而達於表也。仲景曰。冬傷於寒。至春變為溫病。至夏變為熱病。故舌本煊紅而面色亦赤。至瘟疫之候。一方之內。老幼皆相似者。舌亦正赤而加以積胎也。如或失治。則蘊熱內蒸。豈但舌赤而已。必舌瘡疳癧。瘻細長短。病劇矣。然病有輕重。舌有微甚。且舌有根尖中下左右種種不同。皆瘟毒蘊熱之所化。以見病之淺深輕重有殊。治法亦各不相侔。當清化者。內解其毒。宜攻下者。搜滌其邪。總使元陰元氣無傷。庶不失中和之治。若論攻邪。無過達原解毒。施子淡政。三黃石羔。大小承氣。至於養正。又須滋陰養營。六味保元。左歸生脉。無疑矣。

舌癥醫色總論

癥醫色舌胎者。乃夾食傷寒。復夾濕熱而胃氣不化。薰蒸於舌。故見此象也。傷之輕者。胎色薄。雖腹中疼痛不至下利惡寒者。可用桂枝湯加枳朴橘半。便閉不通。加姜汁煮大黃。冷食不消。加乾姜草豆蔻。其胎色厚而腹痛甚。服藥不應者。必危。要知癥醫色舌。乃老黃兼黑色釀成。確是土邪犯水。水精不獲上榮火土之色。故口燥唇乾。大渴不能多飲。雖應下奪。鮮有克愈者。

舌紫色總論

紫色舌胎者。酒後傷寒也。由大醉露卧當風。或冷飲停積不散。或已病仍飲不節。或感冒不即解散。妄用姜葱煎藥。發汗。汗雖出而酒熱留於心胞。伏於經絡。血氣不能上榮於舌。故舌見紫色。而又有微白胎膜也。胎結舌之根尖。長短厚薄。涎滑乾焦。種種不同。當參脉證調治之。

舌藍色總論

藍色舌胎乃肝木之色。因無胃氣而發見於外也。凡病傷寒。雖經汗下。胃氣必傷。精微不能上奉。而心火

無氣。胃土失其所依。肺金乏其生氣。則木寡於畏。反假濁汚之氣。以上乘膈中。而胃脘之陽和頓失。故純藍之色見於舌上也。明是金木相傷。火土氣絕之候。是以必死。如舌色微藍。或畧見藍紋者。猶可溫胃強脾。調肝益肺。十中或可冀其一効。若純藍色見。確是肝木獨旺。胃失陽和。雖無劇證。必死無疑。至勒葡萄。疫其舌色青藍。或紫或醫。乃是病邪所致。然非若傷寒之藍舌。必關藏氣為死候矣。宜并參核之。

妊娠傷寒舌總論

妊娠傷寒。邪入經絡。舌胎漸生。輕則子殞。重則母傷。枝損果必墜。母傷胎必傾。母子安危。當驗於舌。舌青面赤。子死母活。舌赤面青。母死子活。舌面俱青。母子皆死。舌面俱赤。母子皆活。活法昭昭。詳載女科指要法中。

雜病源

洞深著

陰陽

陰陽者。天地之綱紀。萬物之化生。人身之根本也。數之可。推之可。萬故病有陰陽。脈有陰陽藥有陰陽。以病言陰陽。則表為陽。裡為陰。熱為陽。寒為陰。上為陽。下為陰。氣為陽。血為陰。動為陽。靜為陰。言多為陽。語默為陰。喜明為陽。欲暗為陰。陽微不能呼。陰微不能吸。陽病不能俯。陰病不能仰。以脈言陰陽。則浮大滑動數。皆為陽。沉濁弦微遲。皆為陰。以藥言陰陽。則升散為陽。斂降為陰。辛熱為陽。苦寒為陰。行氣分者為陽。血分者為陰。性動喜走為陽。性靜善守為陰。此皆醫中之大法。迨陰中復有陽。陽中復有陰。則此少彼多。其中便有變化。若陽有餘而便施陽治。則陽愈熾而陰愈濁。陽不足而更施陰方。則陰愈盛而陽斯滅矣。道產陰陽原同一氣。火為水之主。水為火之源。水火原不相離也。何以見之。水為陰。火為陽。蒙分水炭。何謂同源。蓋大性本熱。使大中無水。其熱必極。熱極則亡陰而萬物焦枯也。水性本寒。使水中無火。其寒必極。寒極則亡陽而萬物寂滅矣。此水火之氣固不可呼吸相離也。其在人。即元陰元陽。即先天之元神元氣也。欲得先天。當思根底。命門為受生之基。水火之宅。即先天之北闕也。是舍此他求。如涉海問津矣。

凡人之陰陽。但知以藏府血氣寒熱為言。此是後天有形之陰陽。若先天無形之陰陽。則陽曰元陽。陰曰元陰。元陽者。即無形之太。以生以化。神機是也。性命係之。故在上亦曰元氣。元陰者。即天一之水。以長以立。天癸是也。強弱係之。故在下亦曰元精。元精元氣者。即化生精氣之元神也。生氣通天。惟賴乎此經。曰得神者昌。失神者亡。即此之謂。今之人多以後天勞役。戕伐先天。今之醫只知有形邪氣。不知無形元氣。夫有形者迹也。感衰昭著。體認典難。無形者神也。變幻倏忽。挽回非易。故精曰粗。守形上守神。

天地陰陽之道本貴和平。則冷氣調而萬物生。此造化生成之理也。然陽為生之本。乃生氣也。陰實死之基。非真陰也。故道家曰。分陰未盡。則不仙。出分陽未盡。則不死。華元化曰。得其陽者生。得其陰者死。陰虛生內熱。陽虛生外寒。陰盛生內寒。陽盛生外熱。此經言陰陽之虛實也。

經曰。陽氣有餘。為身熱無汗。此言表邪之實也。陰氣有餘。為多汗身寒。此言陽氣之虛也。仲景曰。發熱惡寒。發於陽。無熱惡寒。發於陰。

經曰。陰勝則陽病。陽勝則陰病。陽勝則熱。陰勝則寒。陰根於陽。陽根於陰。病有不可正治者。當從陽以引陰。從陰以引陽。各求其屬以衰之。如求汗於血。生氣於精。從陽引陰也。引火歸原。納氣歸腎。從陰引陽也。此即水中取火。火中取水之義。

陰之病也。其來緩。其去亦緩。陽之病也。其來速。其去亦速。陽生於熱也。陰生於寒也。陽病則曰靜。陰病則夜。甯。陽虛則暮。亂。陰虛則朝。早。蓋陽虛喜陽助。則朝輕暮重。陰虛喜陰助。則朝重暮輕。此言陰陽之虛也。若係實邪。與此相反。陽盛則朝重暮輕。陰盛則朝輕暮重。此陽蓬陽旺。陰得陰強也。其有或晝或夜。時作時止。不時而動者。以正氣不能主持。則陰陽勝負。交相錯亂。當培養正氣。則正氣勝而陰陽將自和矣。但或水或火。必因虛實以求之。

命門

命門之義。督有兩脉。以診法言。左者為督。右者為命門。故右尺診相火。左尺診腎水。以生氣言。則腎皆屬水。其真火實居兩腎之間。即經日七節之旁。中有小心也。

命門為精血之海。脾腎為水穀之海。均為五藏六府之本。然命門為元氣之根。真火之宅。一陽居於二陰之間。為薰育之主。而五藏之陰氣。非此不能滋。五藏之陽氣。非此不能發。而脾胃是中州之土。非此大不

能生細而分之。戊土生於離宮之火。己土生於坎宮之水。故必春氣始於下。則三陽從地起。而後萬物得
以化生。豈非命門之陽氣在下。總為脾胃之母。故脾胃為灌注之本。得後天之氣也。命門為化生之原。得
先天之氣也。此其中自有輕重本末之先後。許知可以補脾不若補腎。卒東垣以補腎不若補脾。各有真
見。

命門有火候。即元陽之謂。即生物之火。然稟賦有強弱。則元陽有盛衰。陰陽有勝負。則病治有微甚。此火
候之所以宜辨也。茲姑以大抵言之。則一陽之元氣。必自下而升。而三焦之普瀆。乃各見其候。蓋下焦之
候。如地土化生之本也。中焦之候。如竈釜水穀之爐也。上焦之候。如太虛神明之宇也。下焦如地土者。地
土有肥瘠。而出產異。山川有厚薄。而藏蓄異。聚散操權。總由陽氣。入於此得一分。即有一分之用。失一分。
即有一分之虧。而凡夭壽生育。及勇怯精血。以至病治之基。無不由此。而元陽之足與不足。即為消長盈
縮之主。此下焦火候之謂也。中焦如竈釜者。凡飲食之滋。本於水穀。食強則體壯。食少則體衰。正以胃中
陽氣。其熱如釜。使不其然。則早食何以午即化。午食何以申即化。而釜化之速。不過如此。觀竈釜之少一
炬。則遲化一時。增一炬。則速化一時。火力不到。則全然不化。而脾胃之化與不化。飲食之能與不能。總由
陽明之胃氣。有強與不強。而陰寒之邪氣。有犯與不犯耳。及其病也。則漸痞漸脹。或膈或嘔。或十化其三
五。或膨聚而不消。或吞酸噯腐。而食氣不變。或腹疼胸痛。而終日不饑。或清濁不分。或完穀不化。蓋化則
無不運行。不化則無不留滯。運化則為氣。為血。留滯則為積。為痰。此其故。謂非胃氣之不健。而火候之無
力乎。今見治痞治脹。及治吞酸噯腐等證。無論是熱。非熱。動。輒呼為胃火。而能堪否。此中焦火候之謂也。
上焦如太虛者。凡變化本於神明。而神明必根於陽氣。蓋此火主氣。則無氣不至。此火化神。則無神不靈。
陽之在下。則溫緩。故曰相火以位。陽之在上。則昭著。故曰君火以明。是以陽長則陰消。而離照當空。故五

官治則萬類盛。陽衰則陰盛。而陽為陰抑。故聰明專而神志衰。凡人聲色動定。及智愚賢不肖之有不齊者。何莫非陽德為之用。此上焦火候之謂也。三焦論火候。則各有所司。何以皆歸之命門。而不知水中之火。乃先天真一之氣也。藏於坎中。自下而上。與後天胃氣相接。而化為生生之本。是花草之榮在根。爲龜峯之用。在柴薪也。使真修不發於淵源。則總屬無根之火。火而無根。即為病氣。非元氣也。故易以雷在地下。而為復。可見火之標在上。而火之本則在下也。且火惟就燥性極畏寒。若命門陰盛。則元陽畏避。而龍火無藏身之地。故游散不歸。而為煩熱格陽。當從其性以導之。使陽和之氣。直入坎中。據其巢穴。而招之誘之。則相求同氣。而虛陽無不歸原矣。故曰。甘溫能除大熱也。奈何虛陽指為實熱。不思溫養。而但知寒涼可以減火。安望其尚留生意哉。此醫家第一活人大義。倘三焦有客熱邪火。固不得不清。原非正氣大候之謂。學者當深明邪正。即得治生之要矣。

命門有生氣。即陽和不息之機也。無生。則無命矣。蓋陽性動而主升。陰性靜而主降。惟動惟升。所以陽主生氣。惟靜惟降。所以陰主死氣。陽和之氣。始於下。而降於上。升則向生也。陰靜之氣。始於上。而降於下。降則向死也。故陽生於子。而前升後降。陰生於午。而前降後升。此陰陽之分歧。而死生之權柄。惟此毫厘升降之機耳。又如水煖則化氣。化氣則升。無不生也。水寒則成水。成水則降。無不死也。故腎氣獨沉。則奉生者少。即此生氣之理。至人之生氣。則無所不在。如藏府有生氣。顏色有生氣。脉息有生氣。七竅有生氣。四肢有生氣。二便有生氣。生氣即神氣。神自形生。何可不辨。衰者速培。猶恐弗足。然必細審。孰者已虧。孰者能益。生氣孰者能損。生氣孰者宜先攻病氣。以保生氣。孰者宜先固生氣。以禦病氣。生氣即少陽之氣。無非來自根本。其得其失。總在生息之間。經曰。得神者昌。失神者亡。即此生氣之謂也。命門有門。為一身鞏固之關也。經曰。倉廩不藏者。門戶不要也。水泉不止者。膀胱不藏也。得守者生。失守者死。又曰。腎者。胃

之關也。關門不利聚水而從其類也。又曰：北方黑色入通於腎，開竅於二陰，可見北門之主，總在乎腎而腎之政令，總在乎命門。蓋命門為北門之樞，有陰陽之柄，陰陽和則蓄泄有常，陰陽病則啟閉無序，故有為癃閉不通者，以陰竭水枯，乾涸之不行也；有為滑泄不禁者，以陽虛火敗，收攝之無主也。陰精既竭，非壯水必不能充，陽氣既虛，非益火必不能固。然精無氣不化，氣無水不行。此其中又有可分不可分之妙用，亦在乎聰慧者之神悟耳。

命門有陰虛以火熱之偏勝也。火熱之偏勝，緣其真水之不足，故或為煩渴，或為骨蒸，或為欬血吐血，或為淋濁遺泄，明是火證而本非邪熱實熱之比。蓋實熱之火，其來暴而必有感冒之故。虛熱之火，其來徐而必有積損之因。此虛火實火之大有不同也。實火之火，可以寒勝，可以水折。所謂熱者寒之也。虛熱之火，不可以寒勝，不可以真水抑。所謂勞者溫之也。虛火因其無水，只當補水以配火，則陰陽自可和平。若欲去火以復水，則既虧之水未必即復，而并火去之，豈不陰陽兩敗乎？且苦寒之物，絕無冲和之生氣，欲其補虛難矣。當以甘平微涼之品專補真陰，雖未必即愈，自可無害其胃。然後乘其可乘之機，暫一清解，或漸加溫潤，必使生氣漸來，庶乎脾可健而熱可退，肺漸潤而嗽漸定。方是挽回之佳兆。多有得生者，若僅知柏為滋陰，則陰未得滋而火馬得清勢，必敗胃而泄瀉食減者多矣。

君火相火

君火以明，相火以位。君道惟神，其用在虛，相道惟力，其用在實。故君之能神者，以其明也；相之能力者，以其位也。明者，明於上，為神明之元。位者，位於下，為化育之洪基。此君相生成之大道，而有此天不可無此地。有此君，不可無此相也。以火象言之，輕清而光焰於上者，火之明也；重濁而溫蓄於下者，火之位也。明即位之神，無明則神用無由以著；位即明之本，無位則光焰何從以生？故君火之變化於無窮，總賴相

火之裁根於有地分之則一而二總之則二而一者也。此君大相火之辨。凡其為生化為盛衰人之所賴以生者惟此故內經特以七節之旁中有小心亦以見君相之義。無藏不有總言大體則相火當在命門謂根荄在下為枝葉之本也。析言藏守則藏府各有君相謂意念所出無不從乎神志也。故凡心之神肺之氣脾胃之倉廩肝膽之謀決腎之伎巧亦皆從位字發生而五藏各有伍則五藏各有相人之情欲多有妄動者動則俱能起火。火盛則傷元氣是為元氣之賊乃邪正之分歧也。夫情欲之火邪氣也君相之火正氣也正氣之蓄即為元氣邪火之動則傷正氣是為元氣之賊當知火之賊人原非君相真火不論內邪皆為邪火邪火可言賊君相不可言賊也信夫。

六要

六要者表裏寒熱虛實也。此醫中最大關鍵明乎茲則萬病皆指諸掌。以表言之則風寒暑濕火燥感於外者是也。以裏言之則七情勢慾飲食傷於內者是也。寒者陰之類或為內寒或為外寒寒者多虛而實者少。熱者陽之類或為內熱或為外熱熱者多實而虛者少。然虛者正氣不足也。內出之病多不足。實者邪氣有餘也。外入之病多有餘。

表證

表證者邪自外入者也。凡風寒暑濕火燥氣有不正者皆是。經曰清風大來燥之勝也。風木受邪肝病生也。熱氣大來火之勝也。金燥受邪肺病生也。寒氣大來水之勝也。火熱受邪心病生也。濕氣太來土之勝也。寒水受邪腎病生焉。風氣大來木之勝也。土濕受邪脾病生焉。又冬傷於寒春必病溫春傷於風夏生飧泄。夏傷於暑秋必疫瘧。秋傷於濕冬生欬嗽。凡此皆言外來之邪而邪有陰陽之辨所傷亦各不同然邪雖有六化只陰陽陽邪化熱傷氣陰邪化寒傷形傷氣者氣通於鼻鼻受無形之天氣而通乎藏故外

受暑熱而病有發於中者以熱邪傷氣也傷形者形充於血營乎身寒邪傷之淺在皮膚深入經絡邪束於外熱遏營衛則為身熱體痛無汗惡寒是寒邪傷形也經曰寒則腠理閉氣不收故氣收矣。莫則腠理開營衛通汗大池故氣泄矣此寒熱陰陽之辨而六氣感人又惟風寒為最以風為百病之長寒為殺厲之氣也人生內有藏府外有經絡邪之客於形身必先舍於皮膚次入經絡留而不去然後內連藏府此邪自外入之次若邪氣在表不可攻裏恐裏虛邪陰漫無解期矣表證既明裏證可因而辨也。

人身藏府內經絡在外故藏府為裡經絡為表在表手足各有六經為十二經以十二經分陰陽則六陽屬府為表六陰屬藏為裡以十二經分手足則足經之脉長而且遠自上及下遍絡四體故可按之以察周身之病手經短而且近皆出入於足經之間故診外感者但言足經不言手經也然足之六經又以三陽為表三陰為裡而三陽又以太陽為陽中之表以其脉行於背背為陽主表也陽明為陽中之裡以其脉行於腹腹為陰主裡也少陽為半表半裏以其脉行於側三陽傳遍漸入三陰也故欲察表證當分足三陽經而又以太陽一經包覆肩背周身內連藏府育陰為諸陽主氣獨四通八達之衢風寒傷之先犯此經足三陽由足入腹太陽在肌表之間而三陰主裡風寒自外入者未有不由陽虛而入陰經也若逕入三陰即為直中必連藏矣故陰經無獨見之表證

寒邪在表必身熱無汗以邪閉皮毛也。

寒邪客於經絡必身體痛或拘急痠疼以邪氣外來營血不能流利也。

寒邪在表而頭痛有四足太陽經脈上循頭項故頭連腦而痛陽明經脈上循頭面故頭連額而痛少陽經脈上循髮際故頭角作痛厥陰脈上巅頂故頭頂作痛惟太陰少陰無外邪頭痛腎虛頭痛屬少陰疾破頭痛屬太陰也。

寒邪在表。陽氣不伸。故令惡寒。此傷寒惡寒如傷寒惡食也。

邪氣在表。脈必浮而緊數。以營氣為邪拘束。不能和緩舒徐也。太陽經起目內眞。上頂顛。下項挾脊。抵腰膝。外邪干之。必發熱而頭項強痛。腰脊強。或膝腔痛也。

陽明經起目上下綱循面挾鼻。行胸腹。故邪在陽明必發熱。目疼。鼻乾不得眠也。

少陽為半表裡之經。繞耳前後。循肩下。脇肋。故邪在少陽必寒熱往來。耳聾口苦。胸脇痛而嘔。以上皆三陽表證不可攻裏。或發表。或微解。或溫散。或涼散。或和解。或溫中托裡。而為不散之散。或補陰助陰。而為雲蒸雨化之散。

風寒在表。脈必浮緊。浮則為風。緊則為寒。風則傷衛。寒則傷營。營衛俱病。骨節煩疼。當發其汗也。風為陽衛。亦為陽。寒為陰。營亦為陰。陽邪傷衛。陰邪傷營。各從其類也。衛得風則熱。營得寒則痛。營衛俱病。故骨節煩疼也。

浮脈屬表。理固然也。若寒邪初感之甚者。拘束衛氣。不能外達。脈必沉而兼緊。但當以發熱惡寒。頭痛身疼。諸表證參合之。血虛火迫。動血脈數浮大。按必索然陰虛水虧。脈必浮數無力。但當兼濶耳。內火熾盛。脈亦浮大。或洪或數為異。闢陰格陽。脈亦浮大。按必格。若此之類。俱非表脈。必當以形氣病氣。有無表證。參酌之。庶免誤治之失。外感寒邪。脈大者必病進。以邪氣日盛也。然必大而緊數。方為病進。若初病。脈小。以後漸大。漸緩者。此從陰轉陽。又為胃氣之脈。病雖危劇。終當漸解也。病若未減。脈氣緊而無力者。靡有愈期也。蓋緊者。邪氣也。力者。元氣也。緊而無力。是邪氣有餘。而元氣不足。何以逐邪外出耶。善診者。必使元氣漸充。則脈漸有力。自小漸大。自虛漸充。漸至微洪微滑。此是陽氣漸達。而表將自解矣。若曰見無力。而緊數日甚。危亡之兆也。

病必自外入者方得謂之表證。若由內以及外，便非表證矣。經曰：從內之外者，調其內；從外之內者，治其外。從內之外而感於外者，先調其內，而後治其外。從外之內而感於內者，先治其外，而後調其內。此內外先後之不可不知也。

傷風中風皆屬風邪，不可均作表證。傷風之邪，自外而入，表證也可散之。溫之而已，中風之病雖有風邪，實由內傷而入，宜扶本疎邪，乃為正治。更有本無風邪，形證類乎中風者，積損聚敗致然也，俱不可作表證論。

發熱之類似皆火證，但當分辨表熱裡熱。凡邪在表而發熱者，表熱裡無熱也。此因寒邪在表，治宜解散。邪解而外熱亦解。在裡發熱者，裡熱甚而達於外也。此是火證，治宜清涼。裡熱化而外熱亦解。凡此雖分內外，皆可作邪熱證論治。若陰虛水虧，為骨蒸，為夜熱者，此藏虛內熱，切不可作邪熱例治。惟壯水滋陰，則虛熱可解。

濕燥二氣亦外邪之類，但濕有陰陽，燥亦有陰陽。濕從陰化為寒濕，濕從陽化為濕熱。燥從陽化，因於大燥，從陰化，發於寒熱，則傷陰，必連於藏寒，則傷陽，必連於經。此濕燥皆有表裡，皆有陰陽，必當細辨别治。經曰：因於濕，首如裹。又曰：傷於濕者，下先受之。若衝風冒雨，動作勞苦，汗濕沾衣，皆濕從外入者也。嗜飲酒醉，恣啖生冷，內傷脾胃，泄瀉腫脹，嘔吐疸黃，皆濕從內出者也。在外，在上，宜汗解；在內，在下，宜分利。濕熱宜清宜滻，寒濕宜燥宜溫，又曰：清氣大來，燥之勝也。風木受邪，肝病生也。即中風之屬，蓋燥勝則陰虛，陰虛則血少，血少則或為牽引，或為拘急，或為脾腎風消，或為藏府衰結。此燥從陽化，陰氣不足，而傷乎內者然也。治當養營滋陰為主。若秋令太過，金氣勝而風燥從之，則肺先受病而燥生也。此傷風之屬，由風邪外乘，氣應皮毛，故身熱無汗，乾渴喘滿，鼻塞聲啞，咽喉燥，此燥自金生。衛氣受邪，而傷乎表者然。

也。治以輕揚解散潤肺祛邪為主。

裏證

裏證者，病之在內在藏也。凡病自內生，則或因七情，或因勞倦，或因飲食所傷，或為酒色所困，皆為裏證。未免誤表作裏。誤裏作表，最為大害。當詳辨之。

身雖微熱，濺濺汗出不止，及無身體痠疼，拘急脈不緊數者，此熱非在表也。身熱不惡寒，反惡熱，此絕無表邪。乃陽明熱盛於裏，正為裏證也。

凡病表證而小便不利者，知邪已入裏也。

表證不能而飲食不進，胸腹拒按者，此邪已實於裏也。若嘔惡口苦，心胸滿悶，乃表熱傳至胸中，漸入於裏也。煩躁不眠，躁渴謳語，腹肚下利者，皆邪熱深入於裏也。腹脹喘滿，大便結硬，潮熱斑黃，脈滑數實，此則陽明胃府裡實，乃可下之也。

七情內傷，過於喜者，傷心而氣散，心氣散者，收之養之，過於怒者，傷肝而氣逆，肝氣逆者，平之抑之，過於思者，傷脾而氣結，脾氣結者，溫之豁之，過於憂者，傷肺而氣沉，肺氣沉者，舉之舒之，過於恐者，傷腎而氣怯，氣怯者，壯之安之。

飲食內傷，氣滯而積者，胃之實也，宜消之逐之，不能運化者，脾之虛也，宜緩之助之。

酒熱傷陰，煩滿而欬嗽者，濕熱為病也。清之泄之，酒濕傷陽，腹痛泄瀉，嘔惡者，寒濕為病也。溫之燥之，勞倦傷脾者，脾主四肢也，必當調補其中氣。

色慾傷陽，虛無火者，兼培其元氣，陰虛無火者，純補其真陰，痰飲為患，必有所本，治所從來，方為至治。若但治標，非良法也。五藏更藏傷，本不易辨，然有諸中，必形於外也。故肝病則目不能視，而色青，心病則

舌不能言而色赤脾病則口不味而色黃肺病則鼻不聞香而色白腎病則耳不聽音聲而色黑
寒熱

寒熱者陰傷之化也。陰不足則陽乘之而變為熱。陽不足則陰乘之而變為寒。故陰勝則陽病。陽勝為寒也。陽勝則陰病。陽勝為熱也。熱極則生寒。是熱極而陽內陰反外也。寒極則生熱。乃寒極而陰盛而陽行於外也。陽虛則外寒。寒必傷陽也。陰虛則內熱。熱必傷陰也。陽勝則外熱。陽歸陽分也。陰盛則內寒。陰歸陰分也。寒則傷形。形言表也。熱則傷氣。氣言裡也。故火旺之時。陽有餘而熱病生。水旺之時。陽不足而寒病起。人事之病由於內氣交之病。由於外寒熱之表裡當知。寒熱之虛實亦不可不辨。熱在表者為發熱。頭痛為丹腫斑蕩為揭去衣被為諸痛瘡瘍。熱在裡者為脹滿脅脚為煩渴痞結或喘急叫吼或躁擾狂越。熱在上者為頭疼目赤為牙痛喉瘡為諸逆冲上為喜冷舌黑。熱在下者為腰足腫痛二便閉滯或莖痛遺精或溺赤便濁。

寒在表者惡寒身痛浮腫膚疼及容顏青慘四肢寒厥

寒在裡者惡心嘔吐冷噦腸鳴及心腹疼痛喜熱畏冷

寒在上隔吞酸噯腐嘔塞反胃及飲食不化喘腹呃噫

寒在下焦清濁不分腹痛飧泄及陽痿遺精膝脛寒冷

真寒之脉必遲弱無神。真熱之脉必滑數有力。

陽藏之人多熱。陰藏之人多寒。陽藏者必平生喜冷畏熱即朝夕食冷絕無所病此真陽之有餘也。陰藏者喜熱畏冷。畧食寒涼。心傷脾胃此真陽之不足也。第陽強者少。十惟二三。陽弱者多。十常七八。然恃强者每多致病。畏弱者多獲康安。若見彼之羸忘我之弱。則與侏儒觀場。醜婦効顰者無異矣。

寒熱真假

寒熱有真假者。陰證似陽。陽證似陰也。惟陰極反能發熱。是內寒外熱。即真寒假熱也。陽極反能破冷。乃內熱外寒。即真熱假寒也。假熱者最忌寒涼。假寒者切忌溫熱。辨此之法。當以脈之虛實強弱為主。假熱者。水極似火也。凡病傷寒。或雜病。其有素稟虛寒。偶感邪氣而反熱者。更有原非大證。誤服寒涼而反熱者。有勞倦受邪而反熱者。酒色過度受邪而反熱者。七情過度受邪而反熱者。更有原非大證。誤服寒涼而反熱者。真熱本發熱。而假熱亦發熱。見證亦面赤煩躁。大便不通。小便赤澀。或為氣促。咽喉腫痛。或為身熱。脉勢躁疾。未免誤認為熱。妄投寒涼。下咽必斃。不知身雖熱而裡實寒。正是裡寒格陽之證。乃虛陽不歛也。故口雖乾渴。不喜冷飲。熱飲亦不能多。或大便不實。或先硬後溏。或小便短少。或水枯黃赤。或氣短懶言。或神倦色黯。或起倒如狂。禁之則止。自與登高罵詈者不同。此虛狂也。或斑如蚊跡。淡紅細碎。自與熱極虛紫者不同。此虛斑也。假熱之脉。沉細急疾。或豁大無神。此熱越皮膚。寒在藏府。所謂惡熱非熱明是陰證也。似此內敗真寒。不知求本。但知攻熱。則無不速危矣。急當以八味理陰。回陽四逆。倍加附子。引火歸原。使元陽漸回。則熱必退。藏所謂火就燥者是也。經曰。身熱脉數。按之不鼓。擊於指下者。此陰勝格陽。非熱也。仲景治少陰證。煩躁發狂者。四逆湯加猪胆汁。人尿以平格陽之氣。東垣治面赤煩燥欲飲。脉七八至。按之則散者。此無根之火。當以姜附湯加人參以補攝元氣。外臺秘要以陰盛格陽。名陰躁欲坐井中。宜以熱藥治之。假寒者。火極似水也。如傷寒熱甚。失於汗下。致陽邪元極。熱伏於內。自陽入陰。其初身熱漸至。發厥神志昏沉。或時畏寒。此真寒本畏寒。而假寒亦時畏寒。是厥深熱。深熱極反兼寒化也。必聲壯氣粗。形強有力。唇焦舌黑。燥渴飲冷。小便赤澀。大便秘結。或熱結旁流。下利清水中仍有燥糞。及失氣極臭者。非寒也。脉必滑數有力。是實熱內結也。承氣湯。心煩潮熱。大柴胡湯。有熱無結。自汗煩渴。脉洪無力者。如神白虎湯。